

六祖大師法寶壇經

東土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說

門人法海錄

行由品第一.....	2
般若品第二.....	11
疑問品第三.....	17
定慧品第四.....	21
坐禪品第五.....	23
懺悔品第六.....	24
機緣品第七.....	29
頓漸品第八.....	42
護法品第九.....	47
付囑品第十.....	49

行由品第一

時大師至寶林，韶州 韋刺史與官僚入山請師出，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法。師升座次，刺史官僚三十餘人、儒宗學士三十餘人、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，願聞法要。大師告眾曰：「善知識！

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；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

善知識！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。」

惠能嚴父，本貫范陽，左降流于嶺南，作新州百姓。此身不幸，父又早亡，老母孤遺，移來南海；艱辛貧乏，於市賣柴。時有一客買柴，使令送至客店；客收去，惠能得錢，卻出門外，見一客誦經。惠能一聞經語，心即開悟，遂問客誦何經？

客曰：「《金剛經》。」

復問：「從何所來，持此經典？」

客云：「我從蘄州 黃梅縣 東禪寺來。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，門人一千有餘；我到此中禮拜，聽受此經。大師常勸僧俗，但持《金剛經》，即自見性，直了成佛。」

惠能聞說，宿昔有緣，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，令充老母衣糧，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。惠能安置母畢，即便辭違，不經三十餘日，便至黃梅，禮拜五祖。

祖問曰：「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」

惠能對曰：「弟子是嶺南 新州百姓，遠來禮師，惟求作佛，不求

餘物。」

祖言：「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獼獠，若為堪作佛？」

惠能曰：「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；獼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」五祖更欲與語，且見徒眾總在左右，乃令隨眾作務。

惠能曰：「惠能啟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」

祖云：「這獼獠根性大利！汝更勿言，著槽廠去。」惠能退至後院，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，經八月餘。

祖一日忽見惠能，曰：「吾思汝之見可用，恐有惡人害汝，遂不與汝言，汝知之否？」

惠能曰：「弟子亦知師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覺。」

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：「吾向汝說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。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偈，來呈吾看。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，為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，不得遲滯，思量即不中用！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。若如此者，掄刀上陣，亦得見之。」

眾得處分，退而遞相謂曰：「我等眾人，不須澄心用意作偈，將呈和尚，有何所益？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，必是他得。我輩謾作偈頌，枉用心力。」諸人聞語，總皆息心，咸言：「我等已後依止秀師，何煩作偈？」

神秀思惟：「諸人不呈偈者，為我與他為教授師。我須作偈，將呈和尚；若不呈偈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？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，覓祖即惡，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？若不呈偈，終不得法。大難！大難！」

五祖堂前，有步廊三間，擬請供奉盧珍畫《楞伽經》變相及五祖血脈圖，流傳供養。神秀作偈成已，數度欲呈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，擬呈不得；前後經四日，一十三度呈偈不得。秀乃思惟：「不如向廊下書著，從他和尚看見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禮拜，云是秀作；若道不堪，枉向山中數年，受人禮拜，更修何道？」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執燈，書偈於南廊壁間，呈心所見。偈曰：

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

秀書偈了，便卻歸房，人總不知。秀復思惟：「五祖明日見偈歡喜，即我與法有緣；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業障重，不合得法。聖意難測！」房中思想，坐臥不安，直至五更。

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，不見自性。天明，祖喚盧供奉來，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，忽見其偈，報言：「供奉！卻不用畫，勞爾遠來。經云：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』但留此偈，與人誦持。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」令門人炷香禮敬，盡誦此偈，即得見性。門人誦偈，皆歎：「善哉！」

祖三更喚秀入堂，問曰：「偈是汝作否？」

秀言：「實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」

祖曰：「汝作此偈，未見本性，只到門外，未入門內。如此見解，覓無上菩提，了不可得。無上菩提，須得言下識自本心、見自本性，不生不滅。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，萬法無滯，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；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。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汝且去一兩日思惟，更作一偈，將來吾看；汝偈若入得門，付汝衣法。」神秀作禮而出。又經數日，作偈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猶如夢中，行坐不樂。

復兩日，有一童子於碓坊過，唱誦其偈。惠能一聞，便知此偈未見本性；雖未蒙教授，早識大意。遂問童子曰：「誦者何偈？」

童子曰：「爾這獼猴不知，大師言『世人生死事大』，欲得傳付衣法，令門人作偈來看。若悟大意，即付衣法為第六祖。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，書無相偈，大師令人皆誦，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；依此偈修，大有利益。」

惠能曰：「我亦要誦此，結來生緣。上人！我此踏碓八箇餘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。」童子引至偈前禮拜，惠能曰：「惠能不識字，請上人為讀。」

時有江州別駕，姓張名日用，便高聲讀。

惠能聞已，遂言：「亦有一偈，望別駕為書。」

別駕言：「汝亦作偈，其事希有！」

惠能向別駕言：「欲學無上菩提，不可輕於初學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沒意智。若輕人，即有無量無邊罪。」

別駕言：「汝但誦偈，吾為汝書。汝若得法，先須度吾，勿忘此言。」

惠能偈曰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

書此偈已，徒眾總驚，無不嗟訝，各相謂言：「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？」

祖見眾人驚怪，恐人損害，遂將鞋擦了偈，曰：「亦未見性。」眾以為然。

次日，祖潛至碓坊，見能腰石舂米，語曰：「求道之人，為法忘軀，當如是乎？」

乃問曰：「米熟也未？」

惠能曰：「米熟久矣，猶欠篩在。」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。惠能即會祖意，三鼓入室，祖以袈裟遮圍，不令人見；為說《金剛經》，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惠能言下大悟——「一切萬法，不離自性」

。遂啟祖言：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；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；

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本無動搖；

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。」

祖知悟本性，謂惠能曰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；若識自本心，

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」三更受法，人盡不知，便傳頓教及衣。云：「汝為第六代祖，善自護念，廣度有情，流布將來，無令斷絕。聽吾偈曰：

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；無情既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」

祖復曰：「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，人未之信，故傳此衣，以為信體，代代相承。法則以心傳心，皆令自悟自解；自古佛佛惟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。衣為爭端，止汝勿傳；若傳此衣，命如懸絲。汝須速去，恐人害汝。」

惠能啟曰：「向甚處去？」

祖云：「逢懷則止，遇會則藏。」

惠能三更領得衣，云：「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」

五祖言：「汝不須憂，吾自送汝。」祖相送直至九江驛，祖令上船，五祖把艣自搖。

惠能言：「請和尚坐，弟子合搖艣。」

祖云：「合是吾渡汝。」

惠能曰：「迷時師度，悟了自度；度名雖一，用處不同。惠能生在邊方，語音不正，蒙師付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」

祖云：「如是，如是！以後佛法，由汝大行。汝去三年，吾方逝世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；不宜速說，佛法難起。」

惠能辭違祖已，發足南行，兩月中間，至大庾嶺。逐後數百人來，欲奪衣。一僧俗姓陳，名惠明，先是四品將軍，性行羸慥，極意參尋，為眾人先，趁及惠能。

惠能擲下衣於石上，曰：「此衣表信，可力爭耶？」能隱草莽中。

惠明至，提掇不動，乃喚云：「行者！行者！我為法來，不為衣來。」惠能遂出，盤坐石上。

惠明作禮云：「望行者為我說法。」

惠能云：「汝既為法而來，可屏息諸緣，勿生一念，吾為汝說。」明良久。

惠能云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惠明言下大悟。

復問云：「上來密語密意外，還更有密意否？」

惠能云：「與汝說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，密在汝邊。」

明曰：「惠明雖在黃梅，實未省自己面目，今蒙指示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惠明師也。」

惠能曰：「汝若如是，吾與汝同師黃梅，善自護持。」

明又問：「惠明今後向甚處去？」

惠能曰：「逢袁則止，遇蒙則居。」明禮辭。

惠能後至曹溪，又被惡人尋逐，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，凡經一十五載，時與獵人隨宜說法。獵人常令守網，每見生命，盡放之。每

至飯時，以菜寄煮肉鍋；或問，則對曰：「但喫肉邊菜。」

一日，思惟：「時當弘法，不可終遯。」遂出至廣州法性寺，值印宗法師講《涅槃經》。時有風吹幡動，一僧曰「風動」，一僧曰「幡動」，議論不已。

惠能進曰：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。」一眾駭然。印宗延至上席，徵詰奧義，見惠能言簡理當，不由文字。

宗云：「行者定非常人，久聞黃梅衣法南來，莫是行者否？」

惠能曰：「不敢！」宗於是作禮，告請傳來衣，出示大眾。

宗復問曰：「黃梅付囑，如何指授？」

惠能曰：「指授即無，惟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。」

宗曰：「何不論禪定解脫？」

能曰：「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」

宗又問：「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」

惠能曰：「法師講《涅槃經》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：『犯四重禁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，當斷善根佛性否？』佛言：『善根有二：一者常，二者無常；佛性非常非無常，是故不斷，名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；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』。蘊之與界，凡夫見二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；無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。」

印宗聞說，歡喜合掌，言：「某甲講經，猶如瓦礫；仁者論義，

猶如真金。」於是為惠能薙髮，願事為師。惠能遂於菩提樹下，開東山法門。

「惠能於東山得法，辛苦受盡，命似懸絲，今日得與使君、官僚、僧尼、道俗同此一會，莫非累劫之緣？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，同種善根，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聖所傳，不是惠能自智。願聞先聖教者，各令淨心，聞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代聖人無別。」一眾聞法，歡喜作禮而退。

般若品第二

次日，韋使君請益。師陞座，告大眾曰：「總淨心念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復云：「善知識！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；只緣心迷，不能自悟，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。當知愚人、智人佛性本無差別，只緣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吾今為說『摩訶般若波羅蜜』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。志心諦聽，吾為汝說。」

善知識！世人終日口念般若，不識自性般若，猶如說食不飽；口但說空，萬劫不得見性，終無有益。

善知識！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」是梵語，此言大智慧到彼岸。此須心行，不在口念。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電；口念心行，則心口相應。本性是佛，離性無別佛。

何名「摩訶」？「摩訶」是大。心量廣大，猶如虛空，無有邊畔，亦無方圓大小，亦非青黃赤白，亦無上下長短，亦無瞋無喜、無是無非、無善無惡、無有頭尾。諸佛剎土，盡同虛空；世人妙性本空，無有一法可得；自性真空，亦復如是。

善知識！莫聞吾說空，便即著空。第一莫著空，若空心靜坐，即著無記空。

善知識！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，日月星宿、山河大地、泉源溪澗、草木叢林、惡人善人、惡法善法、天堂地獄、一切大海、須彌諸

山，總在空中；世人性空，亦復如是。

善知識！自性能含萬法是大，萬法在諸人性中。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，盡皆不取不捨，亦不染著，心如虛空，名之為大，故曰「摩訶」。

善知識！迷人口說，智者心行。又有迷人空心靜坐，百無所思，自稱為大；此一輩人不可與語，為邪見故。

善知識！心量廣大，遍周法界；用即了了分明，應用便知一切；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；去來自由，心體無滯，即是般若。

善知識！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，莫錯用意，名為真性自用，一真一切真。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；口莫終日說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；恰似凡人自稱國王，終不可得；非吾弟子！

善知識！何名「般若」？「般若」者，唐言智慧也。一切處所，一切時中，念念不愚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愚，即般若絕；一念智，即般若生。世人愚迷，不見般若；口說般若，心中常愚；常自言我修般若，念念說空，不識真空。般若無形相，智慧心即是；若作如是解，即名般若智。

何名「波羅蜜」？此是西國語，唐言到彼岸，解義離生滅。著境生滅起，如水有波浪，即名為此岸；離境無生滅，如水常通流，即名為彼岸，故號「波羅蜜」。

善知識！迷人口念，當念之時，有妄有非；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

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。不修即凡，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

善知識！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後念悟即佛；前念著境即煩惱，後念離境即菩提。

善知識！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」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無住無往亦無來，三世諸佛從中出。當用大智慧，打破五蘊煩惱塵勞。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變三毒為戒定慧。

善知識！我此法門，從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。何以故？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。若無塵勞，智慧常現，不離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無念。無憶、無著，不起誑妄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觀照，於一切法不取不捨，即是見性成佛道。

善知識！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，須修般若行。持誦《金剛般若經》即得見性，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，經中分明讚歎，莫能具說。此法門是最上乘，為大智人說，為上根人說；小根小智人聞，心生不信。何以故？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，城邑聚落悉皆漂流，如漂草葉；若雨大海，不增不減。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聞說《金剛經》，心開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慧常觀照故，不假文字。譬如雨水，不從天有，元是龍能興致，令一切眾生、一切草木、有情無情，悉皆蒙潤，百川眾流卻入大海，合為一體；眾生本性般若之智，亦復如是。善知識！小根之人聞此頓教，猶如草木根性小者

，若被大雨，悉皆自倒，不能增長；小根之人，亦復如是。元有般若之智，與大智人更無差別，因何聞法不自開悟？緣邪見障重，煩惱根深，猶如大雲覆蓋於日，不得風吹，日光不現。般若之智亦無大小，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。迷心外見，修行覓佛，未悟自性，即是小根；若開悟頓教，不執外修，但於自心常起正見，煩惱塵勞常不能染，即是見性。

善知識！內外不住，去來自由，能除執心，通達無礙；能修此行，與《般若經》本無差別。善知識！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、大小二乘、十二部經，皆因人置，因智慧性方能建立。若無世人，一切萬法本自不有，故知萬法本自人興，一切經書因人說有。緣其人中有愚有智，愚為小人，智為大人。愚者問於智人，智者與愚人說法；愚人忽然悟解心開，即與智人無別。

善知識！不悟，即佛是眾生；一念悟時，眾生是佛。故知萬法盡在自心，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？《菩薩戒經》云：「我本元自性清淨。」若識自心見性，皆成佛道。《淨名經》云：「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。」

善知識！我於忍和尚處，一聞言下便悟，頓見真如本性。是以將此教法流行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，各自觀心，自見本性。若自不悟，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，直示正路。是善知識有大因緣，所謂「化導令得見性」。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識能發起故。三世諸佛、十二部

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，不能自悟，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；若一向執謂『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』者，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自心內有知識自悟，若起邪迷，妄念顛倒，外善知識雖有教授，救不可得。若起正真般若觀照，一剎那間，妄念俱滅。若識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

善知識！智慧觀照，內外明徹，識自本心。若識本心，即本解脫；若得解脫，即是般若三昧；般若三昧即是無念。何名無念？若見一切法，心不染著，是為無念。用即遍一切處，亦不著一切處；但淨本心，使六識出六門，於六塵中無染無雜，來去自由，通用無滯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脫，名無念行。若百物不思，當令念絕，即是法縛，即名邊見。善知識！悟無念法者，萬法盡通；悟無念法者，見諸佛境界；悟無念法者，至佛地位。

善知識！後代得吾法者，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，發願受持，如事佛故，終身而不退者，定入聖位。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，不得匿其正法；若不同見同行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，損彼前人，究竟無益。恐愚人不解，謗此法門，百劫千生斷佛種性。

善知識！吾有一「無相頌」，各須誦取。在家、出家但依此修；若不自修，惟記吾言，亦無有益。聽吾頌曰：

說通及心通，如日處虛空；唯傳見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。

法即無頓漸，迷悟有遲疾；只此見性門，愚人不可悉。

說即雖萬般，合理還歸一。煩惱暗宅中，常須生慧日；
邪來煩惱至，正來煩惱除；邪正俱不用，清淨至無餘。
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；淨心在妄中，但正無三障。
世人若修道，一切盡不妨；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。
色類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惱。離道別覓道，終身不見道；
波波度一生，到頭還自懊。欲得見真道，行正即是道；
自若無道心，闍行不見道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；
若見他人非，自非卻是左。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過；
但自卻非心，打除煩惱破；憎愛不關心，長伸兩腳臥。
欲擬化他人，自須有方便；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自性現。
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；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
正見名出世，邪見名世間；邪正盡打卻，菩提性宛然。
此頌是頓教，亦名大法船；迷聞經累劫，悟則剎那間。

師復曰：「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，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。
」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，無不省悟。一時作禮，皆歎：「善
哉！何期嶺南有佛出世。」

疑問品第三

一日，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。齋訖，刺史請師陞座，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，問曰：「弟子聞和尚說法，實不可思議。今有少疑，願大慈悲，特為解說。」

師曰：「有疑即問，吾當為說。」

韋公曰：「和尚所說，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？」

師曰：「是。」

公曰：「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，帝問云：『朕一生造寺度僧、布施設齋，有何功德？』達摩言：『實無功德。』弟子未達此理，願和尚為說。」

師曰：「實無功德，勿疑先聖之言。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。造寺度僧、布施設齋，名為求福，不可將福便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」

師又曰：「見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；念念無滯，常見本性真實妙用，名為功德。內心謙下是功，外行於禮是德；自性建立萬法是功，心體離念是德；不離自性是功，應用無染是德。若覓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即不輕，常行普敬。心常輕人，吾我不斷，即自無功；自性虛妄不實，即自無德；為吾我自大，常輕一切故。善知識！念念無間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；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善知識！功德須自性內見，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，是以福德

與功德別。武帝不識真理，非我祖師有過。」

刺史又問曰：「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，願生西方。請和尚說，得生彼否？願為破疑。」

師言：「使君善聽，惠能與說。世尊在舍衛城中，說西方引化，經文分明，去此不遠。若論相說，里數有十萬八千，即身中十惡八邪，便是說遠。說遠，為其下根；說近，為其上智。人有兩種，法無兩般；迷悟有殊，見有遲疾。迷人念佛，求生於彼；悟人自淨其心。所以佛言：『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』使君東方人，但心淨即無罪；雖西方人，心不淨亦有愆。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識身中淨土，願東願西；悟人在處一般，所以佛言：『隨所住處恆安樂。』使君心地但無不善，西方去此不遙；若懷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難到。今勸善知識！先除十惡，即行十萬；後除八邪，乃過八千。念念見性，常行平直，到如彈指，便睹彌陀。使君但行十善，何須更願往生？不斷十惡之心，何佛即來迎請？若悟無生頓法，見西方只在剎那；不悟，念佛求生，路遙如何得達？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，目前便見，各願見否？」

眾皆頂禮云：「若此處見，何須更願往生？願和尚慈悲，便現西方，普令得見。」

師言：「大眾！世人自色身是城，眼耳鼻舌是門。外有五門，內有意門。心是地，性是王；王居心地上。性在，王在；性去，王無。

性在，身心存；性去，身心壞。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迷，即是眾生；自性覺，即是佛。慈悲，即是觀音；喜捨，名為勢至；能淨，即釋迦；平直，即彌陀。人我是須彌，邪心是海水，煩惱是波浪，毒害是惡龍，虛妄是鬼神，塵勞是魚鱉，貪瞋是地獄，愚癡是畜生。善知識！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；除人我，須彌倒；去邪心，海水竭；煩惱無，波浪滅；毒害忘，魚龍絕。自心地上覺性如來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門清淨，能破六欲諸天。自性內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獄等罪一時消滅，內外明徹，不異西方。不作此修，如何到彼？」

大眾聞說，了然見性，悉皆禮拜，俱歎：「善哉！」唱言：「普願法界眾生，聞者一時悟解。」

師言：「善知識！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，如東方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惡。但心清淨，即是自性西方。」

韋公又問：「在家如何修行？願為教授！」

師言：「吾與大眾說無相頌，但依此修，常與吾同處無別。若不作此修，剃髮出家，於道何益？頌曰：

心平何勞持戒？行直何用修禪？恩則孝養父母，義則上下相憐，讓則尊卑和睦，忍則眾惡無喧。若能鑽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紅蓮。苦口的是良藥，逆耳必是忠言，改過必生智慧，護短心內非賢。日用常行饒益，成道非由施錢。菩提只向心覓，何勞向外求玄？聽說依此修行，西方只在目前。」

師復曰：「善知識！總須依偈修行，見取自性，直成佛道。時不相待，眾人且散，吾歸曹溪。眾若有疑，卻來相問。」時刺史官僚、在會善男信女，各得開悟，信受奉行。

定慧品第四

師示眾云：「善知識！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，大眾勿迷，言定慧別。定慧一體，不是二；定是慧體，慧是定用；即慧之時定在慧，即定之時慧在定。若識此義，即是定慧等學。諸學道人，莫言先定發慧、先慧發定各別。作此見者，法有二相。口說善語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；若心口俱善，內外一如，定慧即等。自悟修行，不在於諍；若諍先後，即同迷人。不斷勝負，卻增我法，不離四相。」

善知識！定慧猶如何等？猶如燈光。有燈即光，無燈即暗；燈是光之體，光是燈之用。名雖有二，體本同一。此定慧法，亦復如是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善知識！一行三昧者，於一切處，行、住、坐、臥常行一直心是也。《淨名經》云：『直心是道場，直心是淨土。』莫心行諂曲，口但說直；口說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。但行直心，於一切法勿有執著。迷人著法相，執一行三昧，直言常坐不動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作此解者，即同無情，卻是障道因緣。善知識！道須通流，何以卻滯？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；心若住法，名為自縛。若言常坐不動，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，卻被維摩詰訶。善知識！又有人教坐，看心觀靜，不動不起，從此置功。迷人不會，便執成顛，如此者眾。如是相教，故知大錯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善知識！本來正教，無有頓漸，人性自有利鈍。迷人漸修，悟人頓契，自識本心，自見本性，即無差別，所以立頓漸之

假名。

善知識！我此法門從上以來，先立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。無相者，於相而離相；無念者，於念而無念；無住者，人之本性。

於世間善惡好醜，乃至冤之與親，言語觸刺欺爭之時，並將為空，不思酬害，念念之中不思前境。若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念相續不斷，名為繫縛。於諸法上，念念不住，即無縛也。此是以無住為本。

善知識！外離一切相，名為無相；能離於相，則法體清淨。此是以無相為體。

善知識！於諸境上心不染，曰無念；於自念上常離諸境，不於境上生心。若只百物不思，念盡除卻，一念絕即死，別處受生，是為大錯。學道者思之。若不識法意，自錯猶可，更勸他人；自迷不見，又謗佛經。所以立無念為宗。

善知識！云何立無念為宗？只緣口說見性迷人，於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見，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。自性本無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說禍福，即是塵勞邪見。故此法門，立無念為宗。

善知識！無者無何事？念者念何物？無者，無二相，無諸塵勞之心；念者，念真如本性。真如即是念之體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；真如若無，眼耳鼻聲當時即壞。善知識！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雖有見聞覺知，不染萬境，而真性常自在，故經云：『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』」

坐禪品第五

師示眾云：「此門坐禪，元不著心，亦不著淨，亦不是不動。若言著心，心原是妄，知心如幻，故無所著也。若言著淨，人性本淨，由妄念故，蓋覆真如，但無妄想，性自清淨。起心著淨，卻生淨妄。妄無處所，著者是妄；淨無形相，卻立淨相，言是工夫。作此見者，障自本性，卻被淨縛。善知識！若修不動者，但見一切人時，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，即是自性不動。善知識！迷人身雖不動，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，與道違背。若著心著淨，即障道也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善知識！何名坐禪？此法門中，無障無礙，外於一切善惡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為坐；內見自性不動，名為禪。」

善知識！何名禪定？外離相為禪，內不亂為定。外若著相，內心即亂；外若離相，心即不亂。本性自淨自定，只為見境思境即亂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識！外離相即禪，內不亂即定；外禪內定，是為禪定。《菩薩戒經》云：『我本性元自清淨。』善知識！於念念中，自見本性清淨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」

懺悔品第六

時大師見廣韶泊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，於是陞座告眾曰：「來！諸善知識！此事須從自性中起。於一切時，念念自淨其心，自修自行，見自己法身，見自心佛，自度、自戒，始得不假到此。既從遠來，一會於此，皆共有緣，今可各各胡跪，先為傳『自性五分法身香』，次授『無相懺悔』。」眾胡跪。

師曰：「一、戒香：即自心中無非、無惡、無嫉妒、無貪瞋、無劫害，名戒香。二、定香：即睹諸善惡境相，自心不亂，名定香。三、慧香：自心無礙，常以智慧觀照自性，不造諸惡，雖修眾善，心不執著，敬上念下，矜恤孤貧，名慧香。四、解脫香：即自心無所攀緣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自在無礙，名解脫香。五、解脫知見香：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，不可沉空守寂，即須廣學多聞，識自本心，達諸佛理，和光接物，無我、無人，直至菩提，真性不易，名解脫知見香。

善知識！此香各自內薰，莫向外覓。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，滅三世罪，令得三業清淨。善知識！各隨我語，一時道：『弟子等，從前念、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；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銷滅，永不復起。弟子等，從前念、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憍誑染；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銷滅，永不復起。弟子等，從前念、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嫉妒染；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銷滅，永不復起。』

善知識！已上是為『無相懺悔』。云何名懺？云何名悔？懺者，懺其前愆；從前所有惡業、愚迷、憍誑、嫉妒等罪，悉皆盡懺，永不復起，是名為懺。悔者，悔其後過；從今已後，所有惡業、愚迷、憍誑、嫉妒等罪，今已覺悟，悉皆永斷，更不復作，是名為悔，故稱懺悔。凡夫愚迷，只知懺其前愆，不知悔其後過。以不悔故，前愆不滅，後過又生。前愆既不滅，後過復又生，何名懺悔？

善知識！既懺悔已，與善知識發『四宏誓願』，各須用心正聽：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，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，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，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。善知識！大家豈不道：眾生無邊誓願度？怎麼道且不是惠能度。善知識！心中眾生，所謂邪迷心、誑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惡毒心，如是等心，盡是眾生，各須自性自度，是名真度。何名自性自度？即自心中邪見、煩惱、愚癡眾生，將正見度。既有正見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，各各自度。邪來正度，迷來悟度，愚來智度，惡來善度，如是度者，名為真度。又煩惱無邊誓願斷，將自性般若智，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。又法門無盡誓願學，須自見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學。又無上佛道誓願成，既常能下心，行於真正，離迷、離覺，常生般若，除真、除妄，即見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。常念修行，是願力法。善知識！今發四宏願了，更與善知識授『無相三歸依戒』。

善知識！歸依覺，兩足尊；歸依正，離欲尊；歸依淨，眾中尊。

從今日去，稱覺為師，更不歸依邪魔外道。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，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。佛者覺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淨也。自心歸依覺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離財色，名兩足尊。自心歸依正，念念無邪見，以無邪見故，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，名離欲尊。自心歸依淨，一切塵勞愛欲境界，自心皆不染著，名眾中尊。若修此行，是自歸依。凡夫不會，從日至夜受三歸戒。若言歸依佛，佛在何處？若不見佛，憑何所歸？言卻成妄。善知識！各自觀察，莫錯用心。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，不言歸依他佛。自佛不歸，無所依處。今既自悟，各須歸依自心三寶，內調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歸依也。

善知識！既歸依自三寶竟，各各志心，吾與說『一體三身自性佛』，令汝等見三身，了然自悟自性。總隨我道：『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，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，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。』善知識！色身是舍宅，不可言歸。向者三身佛，在自性中，世人總有，為自心迷，不見內性，外覓三身如來，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。汝等聽說！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。此三身佛從自性生，不從外得。

何名清淨法身佛？世人性本清淨，萬法從自性生。思量一切惡事，即生惡行；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。如是諸法在自性中，如天常清、日月常明，為浮雲蓋覆，上明下暗；忽遇風吹雲散，上下俱明，萬象皆現。世人性常浮游，如彼天雲。善知識！智如日，慧如月；智

慧常明，於外著境，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，不得明朗。若遇善知識，聞真正法，自除迷妄，內外明徹，於自性中，萬法皆現。見性之人，亦復如是。此名清淨法身佛。善知識！自心歸依自性，是歸依真佛。自歸依者，除卻自性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諂曲心、吾我心、誑妄心、輕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見心、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，常自見己過，不說他人好惡，是自歸依。常須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見性通達，更無滯礙，是自歸依。

何名圓滿報身？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滅萬年愚。莫思向前，已過不可得；常思於後，念念圓明，自見本性。善惡雖殊，本性無二。無二之性，名為實性。於實性中，不染善惡，此名圓滿報身佛。自性起一念惡，滅萬劫善因；自性起一念善，得恆沙惡盡，直至無上菩提。念念自見，不失本念，名為報身。

何名千百億化身？若不思萬法，性本如空；一念思量，名為變化。思量惡事，化為地獄；思量善事，化為天堂。毒害，化為龍蛇；慈悲，化為菩薩。智慧，化為上界；愚癡，化為下方。自性變化甚多，迷人不能省覺。念念起惡，常行惡道；回一念善，智慧即生。此名自性化身佛。

善知識！法身本具，念念自性自見，即是報身佛。從報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。自悟自修自性功德，是真歸依。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宅舍，不言歸依也。但悟自性三身，即識自性佛。吾有一無相頌，若能

誦持，言下令汝積劫迷罪，一時銷滅。頌曰：

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；布施供養福無邊，心中三惡元來造。
擬將修福欲滅罪，後世得福罪還在。但向心中除罪緣，各自性中真懺悔；
忽悟大乘真懺悔，除邪行正即無罪。學道常於自性觀，即與諸佛同一類。
吾祖唯傳此頓法，普願見性同一體。若欲當來覓法身，離諸法相心中洗。
努力自見莫悠悠，後念忽絕一世休。若悟大乘得見性，虔恭合掌至心求。」

師言：「善知識！總須誦取，依此修行，言下見性。雖去吾千里，如常在吾邊；於此言下不悟，即對面千里，何勤遠來？珍重，好去！」一眾聞法，靡不開悟，歡喜奉行。

機緣品第七

師自黃梅得法，回至韶州曹侯村，人無知者。時有儒士劉志略，禮遇甚厚。志略有姑為尼，名無盡藏，常誦《大涅槃經》。師暫聽，即知妙義，遂為解說。

尼乃執卷問字，師曰：「字即不識，義即請問。」

尼曰：「字尚不識，焉能會義？」

師曰：「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。」

尼驚異之，遍告里中耆德云：「此是有道之士，宜請供養。」

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，競來瞻禮。時寶林古寺，自隋末兵火已廢，遂於故基重建梵宇，延師居之，俄成寶坊。師住九月餘日，又為惡黨尋逐，師乃遁于前山，被其縱火焚草木，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。石今有師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紋，因名「避難石」。師憶五祖懷、會止藏之囑，遂行隱於二邑焉。

僧法海，韶州曲江人也。初參祖師，問曰：「即心即佛，願垂指諭。」師曰：「前念不生即心，後念不滅即佛；成一切相即心，離一切相即佛。吾若具說，窮劫不盡。聽吾偈曰：

即心名慧，即佛乃定；定慧等持，意中清淨。

悟此法門，由汝習性；用本無生，雙修是正。」

法海言下大悟，以偈讚曰：

即心元是佛，不悟而自屈。我知定慧因，雙修離諸物。

僧法達，洪州人，七歲出家，常誦《法華經》。來禮祖師，頭不至地，祖訶曰：「禮不投地，何如不禮？汝心中必有一物，蘊習何事耶？」

曰：「念《法華經》，已及三千部。」

祖曰：「汝若念至萬部，得其經意，不以為勝，則與吾偕行。汝今負此事業，都未知過。聽吾偈曰：

禮本折慢幢，頭奚不至地？有我罪即生，忘功福無比。」

師又曰：「汝名什麼？」

曰：「法達。」

師曰：「汝名法達，何曾達法？」復說偈曰：

汝今名法達，勤誦未休歇。空誦但循聲，明心號菩薩。

汝今有緣故，吾今為汝說；但信佛無言，蓮花從口發。

達聞偈，悔謝曰：「而今而後，當謙恭一切。弟子誦《法華經》，未解經義，心常有疑，和尚智慧廣大，願略說經中義理。」

師曰：「法達，法即甚達，汝心不達；經本無疑，汝心自疑。汝念此經，以何為宗？」

達曰：「學人根性暗鈍，從來但依文誦念，豈知宗趣？」

師曰：「吾不識文字，汝試取經誦一遍，吾當為汝解說。」

法達即高聲念經，至譬喻品，師曰：「止！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，縱說多種譬喻，亦無越於此。何者因緣？經云：『諸佛世尊，

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』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見也。世人外迷著相，內迷著空。若能於相離相，於空離空，即是內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開，是為開佛知見。佛，猶覺也，分為四門：開覺知見、示覺知見、悟覺知見、入覺知見。若聞開示，便能悟入，即覺知見，本來真性而得出現。汝慎勿錯解經意，見他道『開示悟入』，自是佛之知見，我輩無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謗經毀佛也。彼既是佛，已具知見，何用更開？汝今當信佛知見者，只汝自心，更無別佛。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，貪愛塵境，外緣內擾，甘受驅馳，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，種種苦口，勸令寢息，莫向外求，與佛無二，故云開佛知見。吾亦勸一切人，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。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惡，貪瞋、嫉妒、諂佞、我慢，侵人害物，自開眾生知見。若能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觀照自心，止惡行善，是自開佛之知見。汝須念念開佛知見，勿開眾生知見。開佛知見，即是出世；開眾生知見，即是世間。汝若但勞勞執念，以為功課者，何異犛牛愛尾？」

達曰：「若然者，但得解義，不勞誦經耶？」

師曰：「經有何過，豈障汝念？只為迷悟在人，損益由己。口誦心行，即是轉經；口誦心不行，即是被經轉。聽吾偈曰：

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。誦經久不明，與義作讎家。

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；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。」

達聞偈，不覺悲泣，言下大悟，而告師曰：「法達從昔已來，實

未曾轉法華，乃被法華轉。」

再啟曰：「經云：『諸大聲聞乃至菩薩，皆盡思共度量，不能測佛智。』今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名佛之知見，自非上根，未免疑謗。又經說三車，羊鹿牛車與白牛之車，如何區別？願和尚再垂開示。」

師曰：「經意分明，汝自迷背。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。饒伊盡思共推，轉加懸遠。佛本為凡夫說，不為佛說，此理若不肯信者，從他退席。殊不知坐卻白牛車，更於門外覓三車。況經文明向汝道『唯一佛乘，無有餘乘』，若二、若三，乃至無數方便、種種因緣、譬喻言詞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。汝何不省？三車是假，為昔時故；一乘是實，為今時故。只教汝去假歸實，歸實之後，實亦無名。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，由汝受用，更不作父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無用想，是名持《法華經》。從劫至劫，手不釋卷；從晝至夜，無不念時也。」達蒙啟發，踴躍歡喜，以偈讚曰：

經誦三千部，曹溪一句亡。未明出世旨，寧歇累生狂？

羊鹿牛權設，初中後善揚。誰知火宅內，元是法中王。

師曰：「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。」達從此領玄旨，亦不輟誦經。

僧智通，壽州安豐人，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，而不會三身四智，禮師求解其義。

師曰：「三身者：清淨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；

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離本性，別說三身，即名有身無智；若悟三身無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聽吾偈曰：

自性具三身，發明成四智；不離見聞緣，超然登佛地。

吾今為汝說，諦信永無迷；莫學馳求者，終日說菩提。」

通再啟曰：「四智之義，可得聞乎？」

師曰：「既會三身，便明四智，何更問耶？若離三身，別談四智，此名有智無身。即此有智，還成無智。」復說偈曰：

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，

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；

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用名言無實性；

若於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

「如上轉識為智也。教中云：『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，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，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。』雖六七因中轉，五八果上轉，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。」通頓悟性智，遂呈偈曰：

三身元我體，四智本心明，身智融無礙，應物任隨形；

起修皆妄動，守住匪真精。妙旨因師曉，終亡染污名。

僧智常，信州貴谿人，髫年出家，志求見性。一日參禮，師問曰：「汝從何來，欲求何事？」

曰：「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，蒙示見性成佛之義，未

決狐疑，遠來投禮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」

師曰：「彼有何言句，汝試舉看。」

曰：「智常到彼，凡經三月，未蒙示誨。為法切故，一夕獨入丈室，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？大通乃曰：『汝見虛空否？』對曰：『見。』彼曰：『汝見虛空有相貌否？』對曰：『虛空無形，有何相貌？』彼曰：『汝之本性，猶如虛空，了無一物可見，是名正見；無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無有青黃長短，但見本源清淨、覺體圓明，即名見性成佛，亦名如來知見。』學人雖聞此說，猶未決了，乞和尚開示。」

師曰：「彼師所說，猶存見知，故令汝未了，吾今示汝一偈：

不見一法存無見，大似浮雲遮日面；
不知一法守空知，還如太虛生閃電。
此之知見瞥然興，錯認何曾解方便；
汝當一念自知非，自己靈光常顯現。」

常聞偈已，心意豁然，乃述偈曰：

無端起知見，著相求菩提；情存一念悟，寧越昔時迷。
自性覺源體，隨照枉遷流。不入祖師室，茫然趣兩頭。

智常一日問師曰：「佛說三乘法，又言最上乘，弟子未解，願為教授。」

師曰：「汝觀自本心，莫著外法相，法無四乘，人心自有等差：

見聞轉誦是小乘，悟法解意是中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；萬法盡通，萬法俱備，一切不染，離諸法相，一無所得，名最上乘。乘是行義，不在口爭。汝須自修，莫問吾也。一切時中，自性自如。」常禮謝，執侍終師之世。

僧志道，廣州南海人也。請益曰：「學人自出家覽《涅槃經》，十載有餘，未明大意，願和尚垂誨。」

師曰：「汝何處未明？」

曰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於此疑惑。」

師曰：「汝作麼生疑？」

曰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二身，謂色身、法身也。色身無常，有生有滅；法身有常，無知無覺。經云：『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』者，不審何身寂滅、何身受樂？若色身者，色身滅時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樂；若法身寂滅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誰當受樂？又法性是生滅之體，五蘊是生滅之用，一體五用。生滅是常，生則從體起用，滅則攝用歸體。若聽更生，即有情之類，不斷不滅；若不聽更生，則永歸寂滅，同於無情之物。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，尚不得生，何樂之有？」

師曰：「汝是釋子，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？據汝所說，即色身外別有法身，離生滅求於寂滅。又推涅槃常樂，言有身受用，斯乃執吝生死、耽著世樂。汝今當知，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

自體相，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，好生惡死，念念遷流，不知夢幻虛假，枉受輪迴，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，終日馳求。佛愍此故，乃示涅槃真樂：剎那無有生相，剎那無有滅相，更無生滅可滅，是則寂滅現前，當現前時，亦無現前之量，乃謂常樂。此樂無有受者，亦無不受者，豈有一體五用之名？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，令永不生，斯乃謗佛毀法。聽吾偈曰：

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；凡愚謂之死，外道執為斷，
諸求二乘人，目以為無作；盡屬情所計，六十二見本。
妄立虛假名，何為真實義？惟有過量人，通達無取捨，
以知五蘊法，及以蘊中我，外現眾色像，一一音聲相；
平等如夢幻，不起凡聖見，不作涅槃解，二邊三際斷。
常應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；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想。
劫火燒海底，風鼓山相擊，真常寂滅樂，涅槃相如是。

吾今強言說，令汝捨邪見。汝勿隨言解，許汝知少分。」志道聞偈大悟，踴躍作禮而退。

行思禪師，生吉州安城劉氏。聞曹溪法席盛化，徑來參禮。遂問曰：「當何所務，即不落階級？」。

師曰：「汝曾作什麼來？」

曰：「聖諦亦不為。」

師曰：「落何階級？」

曰：「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？」師深器之，令思首眾。

一日，師謂曰：「汝當分化一方，無令斷絕。」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青原山，宏法紹化。諡號宏濟禪師。

懷讓禪師，金州杜氏子也。初謁嵩山安國師，安發之曹溪參叩。

讓至，禮拜，師曰：「甚處來？」

曰：「嵩山。」

師曰：「什麼物？恁麼來？」

曰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

師曰：「還可修證否？」

曰：「修證即不無，污染即不得。」

師曰：「即此不污染，諸佛之所護念。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西天般若多羅讖：汝足下出一馬駒，踏殺天下人。應在汝心，不須速說。」讓豁然契會，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，日臻玄奧。後往南嶽，大闡禪宗。敕諡大慧禪師。

永嘉玄覺禪師，溫州戴氏子。少習經論，精天台止觀法門，因看《維摩經》，發明心地。偶師弟子玄策相訪，與其劇談，出言暗合諸祖。

策云：「仁者得法，師誰？」

曰：「我聽方等經論，各有師承，後於《維摩經》悟佛心宗，未有證明者。」

策云：「威音王已前即得，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，盡是天然外道。」

曰：「願仁者為我證據。」

策云：「我言輕。曹溪有六祖大師，四方雲集，並是受法者。若去，則與偕行。」覺遂同策來參，繞師三匝，振錫而立。

師曰：「夫沙門者，具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。大德自何方而來，生大我慢？」

覺曰：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」

師曰：「何不體取無生、了無速乎？」

曰：「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。」

師曰：「如是，如是！」玄覺方具威儀禮拜，須臾告辭。

師曰：「返太速乎？」

曰：「本自非動，豈有速耶？」

師曰：「誰知非動？」

曰：「仁者自生分別。」

師曰：「汝甚得無生之意。」

曰：「無生豈有意耶？」

師曰：「無意，誰當分別？」

曰：「分別亦非意。」

師曰：「善哉！少留一宿。」時謂「一宿覺」，後著《證道歌》，盛行於世。諡曰「無相大師」，時稱為「真覺」焉。

禪者智隍，初參五祖，自謂已得正受，庵居長坐，積二十年。師弟子玄策，遊方至河朔，聞隍之名，造庵問云：「汝在此作什麼？」

隍曰：「入定。」

策云：「汝云入定，為有心入耶？無心入耶？若無心入者，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；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。」

隍曰：「我正入定時，不見有有無之心。」

策云：「不見有有無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」

隍無對，良久問曰：「師嗣誰耶？」

策云：「我師曹溪六祖。」

隍云：「六祖以何為禪定？」

策云：「我師所說，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，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亂。禪性無住，離住禪寂；禪性無生，離生禪想；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。」隍聞是說，徑來謁師。

師問云：「仁者何來？」隍具述前緣。

師云：「誠如所言。汝但心如虛空，不著空見，應用無礙，動靜無心，凡聖情忘，能所俱泯，性相如如，無不定時也。」隍於是大悟

，二十年所得心，都無影響。其夜，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：「隍禪師今日得道。」隍後禮辭，復歸河北，開化四眾。

一僧問師云：「黃梅意旨，甚麼人得？」

師云：「會佛法人得。」

僧云：「和尚還得否？」

師云：「我不會佛法。」

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，而無美泉，因至寺後五里許，見山林鬱茂，瑞氣盤旋；師振錫卓地，泉應手而出，積以為池，乃跪膝浣衣石上。忽有一僧來禮拜，云：「方辯，是西蜀人，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，囑方辯速往唐土：『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黎，見傳六代，於韶州曹溪，汝去瞻禮。』方辯遠來，願見我師傳來衣。」

師乃出示，次問：「上人攻何事業？」

曰：「善塑。」

師正色曰：「汝試塑看。」辯罔措。過數日，塑就真相，可高七寸，曲盡其妙。

師笑曰：「汝只解塑性，不解佛性。」

師舒手摩方辯頂，曰：「永為人天福田。」師仍以衣酬之，辯取衣分為三，一披塑像，一自留，一用棕裹瘞地中，誓曰：「後得此衣，乃吾出世，住持於此，重建殿宇。」

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：

臥輪有伎倆，能斷百思想，對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長。

師聞之曰：「此偈未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加繫縛。」因示一

偈曰：

惠能沒伎倆，不斷百思想，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。

頓漸品第八

時祖師居曹溪寶林，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。於時兩宗盛化，人皆稱南能北秀；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，而學者莫知宗趣。

師謂眾曰：「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；法即一種，見有遲疾。何名頓漸？法無頓漸，人有利鈍，故名頓漸。」然秀之徒眾，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，有何所長？

秀曰：「他得無師之智，深悟上乘，吾不如也。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，豈徒然哉！吾恨不能遠去親近，虛受國恩。汝等諸人，毋滯於此，可往曹溪參決。」

一日，命門人志誠曰：「汝聰明多智，可為吾到曹溪聽法。若有所聞，盡心記取，還為吾說。」

志誠稟命至曹溪，隨眾參請，不言來處。時祖師告眾曰：「今有盜法之人，潛在此會。」志誠即出禮拜，具陳其事。

師曰：「汝從玉泉來，應是細作。」

對曰：「不是！」

師曰：「何得不是？」

對曰：「未說即是，說了不是。」

師曰：「汝師若為示眾？」

對曰：「常指誨大眾：住心觀靜，長坐不臥。」

師曰：「住心觀靜，是病非禪；常坐拘身，於理何益？聽吾偈曰：

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；一具臭骨頭，何為立功課？」

志誠再拜曰：「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，不得契悟；今聞和尚一說，便契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，和尚大慈，更為教示！」

師曰：「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，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？與吾說看。」

誠曰：「秀大師說：諸惡莫作名為戒，諸善奉行名為慧，自淨其意名為定。彼說如此，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？」

師曰：「吾若言有法與人，即為誑汝。但且隨方解縛，假名三昧。如汝師所說戒定慧，實不可思議；吾所見戒定慧又別。」

志誠曰：「戒定慧只合一種，如何更別？」

師曰：「汝師戒定慧，接大乘人；吾戒定慧，接最上乘人。悟解不同，見有遲疾。汝聽吾說，與彼同否？吾所說法，不離自性。離體說法，名為相說，自性常迷。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。聽吾偈曰：

心地無非自性戒，心地無癡自性慧，

心地無亂自性定，不增不減自金剛，身去身來本三昧。」

誠聞偈，悔謝，乃呈一偈曰：

五蘊幻身，幻何究竟？迴趣真如，法還不淨。

師然之。復語誠曰：「汝師戒定慧，勸小根智人；吾戒定慧，勸大根智人。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涅槃，亦不立解脫知見。無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萬法。若解此意，亦名佛身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脫知見。見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，去來自由，無滯無礙；應用隨作，應語隨答，普見化身，不離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、遊戲三昧，是名見性。」

志誠再啟師曰：「如何是不立義？」

師曰：「自性無非、無癡、無亂，念念般若觀照，常離法相，自

由自在，縱橫盡得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悟，頓悟頓修，亦無漸次，所以不立一切法。諸法寂滅，有何次第？」志誠禮拜，願為執侍，朝夕不懈。

僧志徹，江西人，本姓張，名行昌，少任俠。自南北分化，二宗主雖亡彼我，而徒侶競起愛憎。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，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，乃囑行昌來刺師。師心通，預知其事，即置金十兩於坐間。時夜暮，行昌入祖室，將欲加害，師舒頸就之。行昌揮刃者三，悉無所損。

師曰：「正劍不邪，邪見不正；只負汝金，不負汝命。」行昌驚仆，久而方蘇，求哀悔過，即願出家。

師遂與金，言：「汝且去，恐徒眾翻害於汝，汝可他日易形而來，吾當攝受。」行昌稟旨宵遁，後投僧出家，具戒精進。一日，憶師之言，遠來禮覲。

師曰：「吾久念汝，汝來何晚？」

曰：「昨蒙和尚捨罪，今雖出家苦行，終難報德，其惟傳法度生乎？弟子常覽《涅槃經》，未曉常、無常義，乞和尚慈悲，略為解說。」

師曰：「無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」

曰：「和尚所說，大違經文。」

師曰：「吾傳佛心印，安敢違於佛經？」

曰：「經說佛性是常，和尚卻言無常；善惡諸法，乃至菩提心，皆是無常，和尚卻言是常；此即相違，令學人轉加疑惑。」

師曰：「《涅槃經》，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，便為講說，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，乃至為汝，終無二說。」

曰：「學人識量淺昧，願和尚委曲開示。」

師曰：「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說什麼善惡諸法，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？故吾說無常，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，故吾說常者，正是佛說真無常義。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，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，共成八倒，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，而顯說真常、真樂、真我、真淨。汝今依言背義，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，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，縱覽千遍，有何所益？」行昌忽然大悟，說偈曰：

因守無常心，佛說有常性；不知方便者，猶春池拾礫。

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現前；非師相授與，我亦無所得。

師曰：「汝今徹也，宜名志徹。」徹禮謝而退。

有一童子，名神會，襄陽高氏子。年十三，自玉泉來參禮。

師曰：「知識遠來艱辛，還將得本來否？若有本，則合識主，試說看！」

會曰：「以無住為本，見即是主。」

師曰：「這沙彌爭合取次語。」

會乃問曰：「和尚坐禪，還見不見？」

師以拄杖打三下云：「吾打汝，是痛不痛？」

對曰：「亦痛亦不痛。」

師曰：「吾亦見亦不見。」

神會問：「如何是亦見亦不見？」

師云：「吾之所見，常見自心過愆，不見他人是非好惡，是以亦

見亦不見。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木石；若痛，則同凡夫，即起恚恨。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，痛不痛是生滅，汝自性且不見，敢爾弄人！」神會禮拜悔謝。

師又曰：「汝若心迷不見，問善知識覓路；汝若心悟，即自見性，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見自心，卻來問吾見與不見。吾見自知，豈代汝迷？汝若自見，亦不代吾迷。何不自知自見，乃問吾見與不見？」神會再禮百餘拜，求謝過愆，服勤給侍，不離左右。

一日，師告眾曰：「吾有一物，無頭無尾，無名無字，無背無面，諸人還識否？」

神會出曰：「是諸佛之本源，神會之佛性。」

師曰：「向汝道無名無字，汝便喚作本源佛性；汝向去有把茆蓋頭，也只成箇知解宗徒。」

祖師滅後，會入京、洛，大宏曹溪頓教。著《顯宗記》，盛行於世，是為荷澤禪師。

師見諸宗難問，咸起惡心，多集座下，愍而謂曰：「學道之人，一切善念、惡念應當盡除；無名可名，名於自性；無二之性，是名實性；於實性上，建立一切教門，言下便須自見。」諸人聞說，總皆作禮，請事為師。

護法品第九

神龍元年上元日，則天、中宗詔云：「朕請安、秀二師宮中供養，萬幾之暇，每究一乘。二師推讓云：『南方有能禪師，密授忍大師衣法，傳佛心印，可請彼問。』今遣內侍薛簡，馳詔迎請。願師慈念，速赴上京。」師上表辭疾，願終林麓。

薛簡曰：「京城禪德皆云：『欲得會道，必須坐禪習定；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，未之有也。』未審師所說法如何？」

師曰：「道由心悟，豈在坐也？經云：『若言如來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』何故？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無生無滅，是如來清淨禪；諸法空寂，是如來清淨坐；究竟無證，豈況坐耶？」

簡曰：「弟子回京，主上必問，願師慈悲指示心要，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；譬如一燈，然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明無盡。」

師云：「道無明暗，明暗是代謝之義；明明無盡，亦是有盡，相待立名。故淨名經云：『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。』」

簡曰：「明喻智慧，暗喻煩惱；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，無始生死憑何出離？」

師曰：「煩惱即是菩提，無二無別。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，此是二乘見解、羊鹿等機，上智大根悉不如是。」

簡曰：「如何是大乘見解？」

師曰：「明與無明，凡夫見二；智者了達，其性無二；無二之性，即是實性。實性者，處凡愚而不減，在賢聖而不增，住煩惱而不亂，居禪定而不寂，不斷不常，不來不去，不在中間及其內外，不生不滅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遷，名之曰道。」

簡曰：「師說『不生不滅』，何異外道？」

師曰：「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，將滅止生，以生顯滅，滅猶不滅，生說不生。我說不生不滅者，本自無生，今亦不滅，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淨心體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恆沙。」

簡蒙指教，豁然大悟，禮辭歸闕，表奏師語。其年九月三日，有詔獎諭師曰：「師辭老疾，為朕修道，國之福田。師若淨名託疾毗耶，闡揚大乘，傳諸佛心，談不二法。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，朕積善餘慶，宿種善根，值師出世，頓悟上乘。感荷師恩，頂戴無已。」並奉磨衲袈裟及水晶，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，賜師舊居為國恩寺焉。

付囑品第十

師一日喚門人法海、志誠、法達、神會、智常、智通、志徹、志道、法珍、法如等，曰：「汝等不同餘人，吾滅度後，各為一方師。吾今教汝說法，不失本宗。先須舉『三科法門』，動用『三十六對』，出沒即離兩邊，說一切法莫離自性。忽有人問汝法，出語盡雙，皆取對法，來去相因，究竟二法盡除，更無去處。

『三科法門』者，陰、界、入也。陰，是五陰——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是也。入，是十二入，外六塵——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內六門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也。界，是十八界——六塵、六門、六識是也。自性能含萬法，名含藏識；若起思量，即是轉識。生六識，出六門，見六塵，如是一十八界，皆從自性起用。自性若邪，起十八邪；自性若正，起十八正。若惡用即眾生用，善用即佛用。用由何等，由自性有。

對法，外境無情五對——天與地對，日與月對，明與暗對，陰與陽對，水與火對，此是五對也；法相語言十二對——語與法對，有與無對，有色與無色對，有相與無相對，有漏與無漏對，色與空對，動與靜對，清與濁對，凡與聖對，僧與俗對，老與少對，大與小對，此是十二對也；自性起用十九對——長與短對，邪與正對，癡與慧對，愚與智對，亂與定對，慈與毒對，戒與非對，直與曲對，實與虛對，險與平對，煩惱與菩提對，常與無常對，悲與害對，喜與瞋對，捨與慳對，進與退對，生與滅對，法身與色身對，化身與報身對，此是十九對也。」

師言：「此三十六對法，若解用，即道貫一切經法，出入即離兩邊。自性動用，共人言語，外於相離相，內於空離空。若全著相，即

長邪見；若全執空，即長無明。執空之人有謗經，直言『不用文字』。既云『不用文字』，人亦不合語言，只此語言，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『直道不立文字』，即此『不立』兩字，亦是文字；見人所說，便即謗他言著文字。汝等須知，自迷猶可，又謗佛經；不要謗經，罪障無數。若著相於外，而作法求真，或廣立道場，說有無之過患，如是之人，累劫不得見性。但聽依法修行，又莫百物不思，而於道性窒礙。若聽說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；但依法修行，無住相法施。汝等若悟，依此說、依此用、依此行、依此作，即不失本宗。若有人問汝義，問有，將無對；問無，將有對；問凡，以聖對；問聖，以凡對。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，如一問一對，餘問一依此作，即不失理也。設有人問：『何名為暗？』答曰：『明是因，暗是緣，明沒則暗。』以明顯暗，以暗顯明，來去相因，成中道義。餘問，悉皆如此。汝等於後傳法，依此轉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」

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，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，仍令促工，次年夏末落成。七月一日，集徒眾曰：「吾至八月，欲離世間，汝等有疑，早須相問，為汝破疑，令汝迷盡。吾若去後，無人教汝。」法海等聞悉皆涕泣，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。

師云：「神會小師卻得善不善等，毀譽不動，哀樂不生，餘者不得。數年山中，竟修何道？汝今悲泣，為憂阿誰？若憂吾不知去處，吾自知去處；若吾不知去處，終不預報於汝。汝等悲泣，蓋為不知吾去處；若知吾去處，即不合悲泣。法性本無生滅去來，汝等盡坐，吾與汝說一偈，名曰《真假動靜偈》。汝等誦取此偈，與吾意同，依此修行，不失宗旨。」眾僧作禮，請師說偈。偈曰：

一切無有真，不以見於真；若見於真者，是見盡非真。
若能自有真，離假即心真；自心不離假，無真何處真？
有情即解動，無情即不動；若修不動行，同無情不動。
若覓真不動，動上有不動；不動是不動，無情無佛種；
能善分別相，第一義不動。但作如此見，即是真如用。
報諸學道人，努力須用意，莫於大乘門，卻執生死智。
若言下相應，即共論佛義；若實不相應，合掌令歡喜。
此宗本無諍，諍即失道意；執逆諍法門，自性入生死。

時徒眾聞說偈已，普皆作禮，並體師意，各各攝心，依法修行，
更不敢諍，乃知大師不久住世。

法海上座再拜問曰：「和尚入滅之後，衣法當付何人？」

師曰：「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，鈔錄流行，目曰：『法寶壇
經』；汝等守護，遞相傳授，度諸群生；但依此說，是名正法。今為
汝等說法，不付其衣，蓋為汝等信根淳熟，決定無疑，堪任大事。然
據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，衣不合傳。偈曰：

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；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」

師復曰：「諸善知識！汝等各各淨心，聽吾說法。若欲成就種智
，須達一相三昧、一行三昧。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，於彼相中不生憎
愛，亦無取捨，不念利益成壞等事，安閒恬靜，虛融澹泊，此名『一
相三昧』。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，純一直心，不動道場，真成淨土，
此名『一行三昧』。若人具二『三昧』，如地有種，含藏長養，成熟
其實；一相、一行，亦復如是。我今說法，猶如時雨普潤大地，汝等

佛性譬諸種子，遇茲霑洽，悉得發生。承吾旨者，決獲菩提；依吾行者，定證妙果。聽吾偈曰：

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萌；頓悟花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」

師說偈已，曰：「其法無二，其心亦然；其道清淨，亦無諸相。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，此心本淨，無可取捨。各自努力，隨緣好去。」爾時，徒眾作禮而退。

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：「吾欲歸新州，汝等速理舟楫。」

大眾哀留甚堅，師曰：「諸佛出現，猶示涅槃；有來必去，理亦常然。吾此形骸，歸必有所。」

眾曰：「師從此去，早晚可回？」

師曰：「葉落歸根，來時無口。」

又問曰：「正法眼藏，傳付何人？」

師曰：「有道者得，無心者通。」

又問：「後莫有難否？」

師曰：「吾滅後五六年，當有一人來取吾首，聽吾記曰：『頭上養親，口裡須餐，遇滿之難，楊、柳為官。』」

又云：「吾去七十年，有二菩薩從東方來，一出家、一在家，同時興化，建立吾宗，締緝伽藍，昌隆法嗣。」

問曰：「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，傳授幾代？願垂開示。」

師云：「古佛應世，已無數量，不可計也。今以七佛為始，過去莊嚴劫—毗婆尸佛、尸棄佛、毗舍浮佛，今賢劫—拘留孫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葉佛、釋迦文佛，是為七佛。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、第二阿難尊者、第三商那和修尊者、第四優婆鞠多尊者、第五提多

迦尊者、第六彌遮迦尊者、第七婆須蜜多尊者、第八佛馱難提尊者、第九伏馱蜜多尊者、第十覺尊者、十一富那夜奢尊者、十二馬鳴大士、十三迦毗摩羅尊者、十四龍樹大士、十五迦那提婆尊者、十六羅羅多尊者、十七僧伽難提尊者、十八伽耶舍多尊者、十九鳩摩羅多尊者、二十闍耶多尊者、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、二十二摩拏羅尊者、二十三鶴勒那尊者、二十四師子尊者、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、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、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、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、二十九慧可大師、三十僧璨大師、三十一道信大師、三十二宏忍大師，惠能是為三十三祖。從上諸祖，各有稟承；汝等向後，遞代流傳，毋令乖誤。」

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，於國恩寺齋罷，謂諸徒眾曰：

「汝等各依位坐，吾與汝別。」

法海白言：「和尚留何教法，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？」

師言：「汝等諦聽！後代迷人，若識眾生，即是佛性；若不識眾生，萬劫覓佛難逢。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，見自心佛性。欲求見佛，但識眾生；只為眾生迷佛，非是佛迷眾生。自性若悟，眾生是佛；自性若迷，佛是眾生。自性平等，眾生是佛；自性邪險，佛是眾生。汝等心若險曲，即佛在眾生中；一念平直，即是眾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；自若無佛心，何處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，外無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萬種法，故經云：『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。』吾今留一偈，與汝等別，名《自性真佛偈》。後代之人識此偈意，自見本心，自成佛道。偈曰：

真如自性是真佛，邪見三毒是魔王；

邪迷之時魔在舍，正見之時佛在堂。

性中邪見三毒生，即是魔王來住舍；
正見自除三毒心，魔變成佛真無假。
法身報身及化身，三身本來是一身；
若向性中能自見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
本從化身生淨性，淨性常在化身中；
性使化身行正道，當來圓滿真無窮。
婬性本是淨性因，除婬即是淨性身；
性中各自離五欲，見性刹那即是真。
今生若遇頓教門，忽悟自性見世尊；
若欲修行覓作佛，不知何處擬求真。
若能心中自見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；
不見自性外覓佛，起心總是大癡人。
頓教法門今已留，救度世人須自修；
報汝當來學道者，不作此見大悠悠。」

師說偈已，告曰：「汝等好住，吾滅度後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，受人弔問，身著孝服，非吾弟子，亦非正法。但識自本心、見自本性，無動無靜、無生無滅、無去無來、無是無非、無住無往。恐汝等心迷，不會吾意，今再囑汝，令汝見性。吾滅度後，依此修行，如吾在日。若違吾教，縱吾在世，亦無有益。」復說偈曰：

兀兀不修善，騰騰不造惡；寂寂斷見聞，蕩蕩心無著。

師說偈已，端坐至三更，忽謂門人曰：「吾行矣。」奄然遷化，於時異香滿室，白虹屬地，林木變白，禽獸哀鳴。

十一月，廣、韶、新三郡官僚泊門人僧俗爭迎真身，莫決所之，乃焚香禱曰：「香煙指處，師所歸焉。」時香煙直貫曹溪。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，併所傳衣 而回。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，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。門人憶念取首之記，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，忽於塔內白光出現，直上衝天，三日始散。韶州奏聞奉敕立碑，紀師道行。師春秋七十有六，年二十四傳衣，三十九祝髮，說法利生三十七載，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，悟道超凡者，莫知其數。達摩所傳信衣、中宗賜磨衲寶 及方辯塑師真相並道具等，主塔侍者尸之，永鎮寶林道場。流傳《壇經》，以顯宗旨、興隆三寶、普利群生者。